說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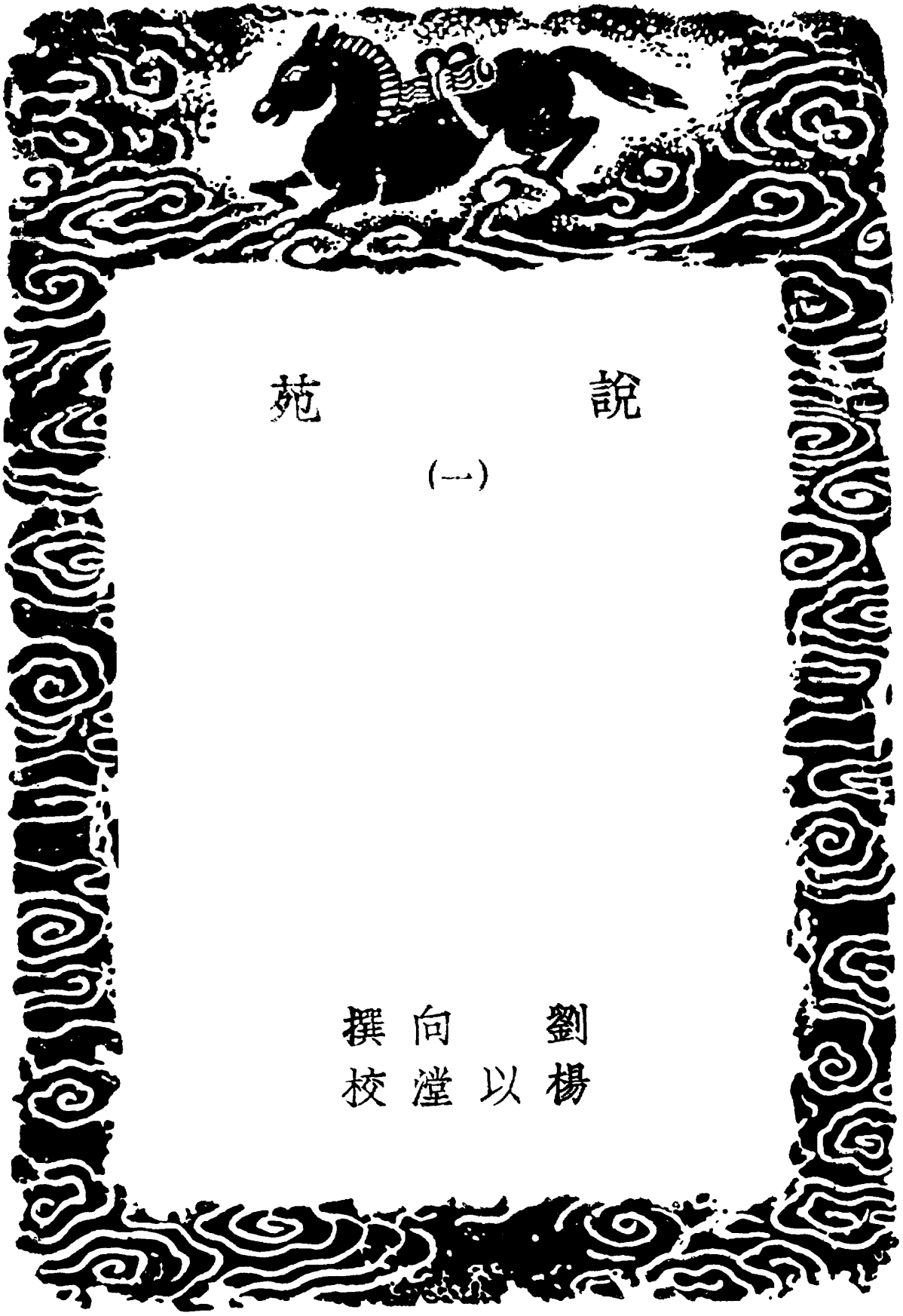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說苑

(一)

劉向撰
楊以漟校

本館據漢魏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說苑

說苑新敘序

說苑二十卷。新序十卷。漢中壘校尉劉向子政所撰。宋集賢校理曾鞏之所序錄者也。觀鞏之序說苑。譏子政以不能究知聖人精微之際。又責其著書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己而爲之。至論新序。則以爲秦漢絕學之後。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余謂鞏之文簡嚴質直。大類子政。獨其詆訶過嚴。與奪失實。蓋竊疑之焉。夫自三代而下言道者莫純於孔子。今考其書。自說易而外。其於精微之際。蓋不數數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夫朱生於絳。青生於藍。雖踰本色。不可復化。其質定也。金之在鎔。其爲鍾鏞。爲鼎彝尊罍。皆是也。及其既有成器。則鍾鏞之不可使爲鼎彝尊罍。鼎彝尊罍之不可使爲鍾鏞者。其質定也。蓋道者渾淪無方。本無定質。苟欲以言而定之者。則道者將必爲天下裂。子思談道。最爲精微。其言曰。率性之謂道。此其至善言者。繼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言適至是則止耳。苟鳶而必求其所以戾于天。則鳶者始膠膠然亂於上矣。苟魚而必求其所以躍于淵。則魚者始膠膠然亂于下矣。故雖以孟子亞聖。其自序以爲功者。惟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法。以待後之學者。而於精微之際。蓋亦不數數也。孟子固亦以言之長者。道之所以裂也。下是而言道者。世號純儒。莫過董生。然猶泥於禨祥。東漢諸人。則誣於緯候。至魏晉斷滅於虛無。盡矣。卽鞏之所推。獨稱揚雄。然雄之所陳。有曰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苟折衷以聖人之論。其亦眞能純於道德之美者非邪。宋元豐間。館閣諸名士一日共商較古今人物失得。王介甫

言漢元晚節劉向數言天下事疑太犯分呂晦叔曰同姓之卿歟衆以爲然昔屈原以楚同姓傷懷王之信讒遂入秦不反雖放流作離騷九章諸篇猶拳拳於存君與國君子以爲忠夫以子政爲有非者然則屈原亦有非耶按子政當漢元成間弘恭石顯王鳳方用事尊顯皆擅國士大夫一失其旨意卽斥逐誅死不旋踵子政數上章刺譏時事指陳災異徵應乃至亡國弒君皆尋常患難時朋友兄弟所不忍容子政獨齗齗於天子之前不少休有不啻批其逆鱗者是亦豈枉己者之爲使肯枉己則子政以彼其才稍自貶其取丞相御史不難顧不出彼迺與其所謂三獨夫者終始相結托則不用困抑以死若此者鞏獨不少貸之哉夫春秋戰國時先王之澤未泯士君子之言語行事皆有可稱第以一節見或少戾於中庸之旨率不爲聖人所錄一時韓非、呂不韋諸人雖有論撰又雜以名法縱橫之說余謂數千百年之後凡成學治古文者欲攷見三代放失舊聞惟子政之書時爲雅馴今讀說苑二十篇自君道臣術而下卽繼以建本極於修文終於反質蓋庶幾三王承敝易變之道又豈後代俗傳所得窺其旨要哉余因刻說苑新序二書懼學者承誤習謬使子政之心不白於天下迺爲之辯著如此云嘉靖丁未八月朔東海何良俊撰

說苑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爲二十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敍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爲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己而爲之者有矣。何其狗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爲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敍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說苑目錄

卷一
君道
卷二
臣術
卷三
建本
卷四
立節
卷五
貴德
卷六
復恩
卷七
政理

卷八　尊賢
卷九　正諫
卷十　敬愼
卷十一　善說
卷十二　奉使
卷十三　權謀
卷十四　至公
卷十五　指武

卷十六　叢談
卷十七　雜言
卷十八　辯物
卷十九　修文
卷二十　反質

說苑卷一

漢 沛郡劉 向著
新城楊 以增校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閭方.不固弱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愼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愼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愼而縱恣焉。不亡必弒。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

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愼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

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皐陶爲大理益掌畎畬堯體力便巧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

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愼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皐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眞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眞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誅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

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戍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

高繚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斯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幷彊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

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筦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虵。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虵。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虵。虵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虵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蓁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瘥。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

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

句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句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爲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遺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卻之是卻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傅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黼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黼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黼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擣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擣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擣桀紂非擣吾君也文侯曰釋之

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齊景公遊於蓼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驛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

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

齊人弒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

家危殆矣。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愼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卷二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牙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誼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卽進之以快主耳目偸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

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因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

筦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筦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筦仲子產有所進也。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黃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爲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王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逡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爲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顏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簟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爲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閒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轟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徼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

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其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柰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

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以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聞爲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羣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縞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

高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以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爲人上。賤而羞爲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孫貌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愆無罪者國之賊也。

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壺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

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卷三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愼始也愼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僞時其節愼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

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

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兪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兪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摩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彷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

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壁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備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爲。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主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稼。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僭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二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五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劒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牆墝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燋脣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毀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

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傅於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賴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爲援賈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爲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

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爲酒器。

說苑卷四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縕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汚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己。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

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爲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

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爲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誓。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齊莊公且代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踦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

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陁而隅爲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母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狥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爲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

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肹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受。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將入鼎。佛肹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瞶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瞶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瞶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瞶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歜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歜之故。已

而使人謂歜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歜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歜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歜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蔆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說苑卷五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誦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惛愠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

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爲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僞。孰知其非眞。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爲大辱。

故共工、驩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爲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以干利。卒爲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簒弒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大寧。夫人臣猶貴仁。況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筦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筦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觳觳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曰。我探爵。觳觳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之。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觳觳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觳觳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

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筦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筦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卽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尙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卽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訣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卻則鍛煉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無理偸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爲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

謂一尙存也。臣聞鳥鷇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汚。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於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爲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讐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有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鄰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爲養姑十年之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

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冤。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幷衞。有罪而走齊。筦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幷衞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筦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筦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尙羞之。況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尙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鬬。終身之禍。然乃爲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鬬者皆自以

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亡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爲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鬬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鬬誠愚惑夫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鬬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衞．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衞．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縣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侍．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衞．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

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爲室美。士苗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卷六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尙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縣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蹙前足鼠後足兎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蹙以走蹙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蹙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與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刑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

逍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涀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

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興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履不越。此之謂也。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籧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籧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刀沈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爲己力。不亦誣乎。文公卽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

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虞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卽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具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旣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卽勝虜何爲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穀厨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剉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爲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爲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卽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恠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臥餓人不能動。宣孟止車爲之下。飡自含而餔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爲饑若此。對曰。臣居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致。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飡脯二胸。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爲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命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既及宣孟。向宣孟之面曰。今固是君邪。請爲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爲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爲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遂鬬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

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愼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爲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兒賄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爲者也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對曰公見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率徒卒道出令皆去盎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驅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癩吞炭爲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

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垂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至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弒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

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間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脇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官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令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故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衞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假之道則

亦敬矣。又何禮焉。寧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衞。吳赤市曰。衞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衞。衞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後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盌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螘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陽虎得罪於衞。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卻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刼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蔾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蔾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尙何爲泣。對曰。

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不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爲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爲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鞭拽織織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拽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殺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卷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者之政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脇之。脇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橅機之禮。壹如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陁。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御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幷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衞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己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己則疵其過。千己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幷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摩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衞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鬬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嗟憂。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壞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

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卬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蒯瞶魯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爲辭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爲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

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

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嚮嚮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嚮嚮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並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

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愼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

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修竽琴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失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復稟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稟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惛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愼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察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脗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泆之路興矣。